

百岁不老

罗洪作品精选集

选编 韦泱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百岁不老

罗洪作品精选集

策划 臧建民 杨斌华

选编 韦 泱

上海市作家协会主持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岁不老:罗洪作品精选集/韦泱选编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2.6

ISBN 978-7-5321-4513-3

I. ①百… II. ①韦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0046 号

责任编辑:徐如麒

封面设计:钱 祯

百岁不老

——罗洪作品精选集

韦 泱 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00×1000 1/16 印张 22.5 插页 2 字数 285,000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513-3/I·3505 定价: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

罗洪近影

(《文汇报》戴焱森摄)

目 录

短 篇 小 说

- 不等边/3
妈妈/11
逝/18
念佛/29
烟馆小景/36
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/45
到哪里去/56
儿童节/71
猫/81
红虫/89
薄暮的哀愁/100
饿/106
逃难哲学/110
群像/117
还站在边缘上的小刘/123
为了祖国的成长/130
雪人/137
倪胡子/142
活路/149
这时代/153
雪夜/162
母与女/168
鬼影/173

友谊/184
王伯炎与李四爷/194
践踏的喜悦/208
邻居们/222
旅途/232
车站上/236
逝去的岁月/245
一个真实的故事/256

散文随笔

在无聊的时候/265
期待着第一响枪声/270
灯光下/272
离开这个小小的县城/274
在时代圈外/276
表/278
艰苦的日子/280
四季桂/282
闲书/284
愤恨和悲哀/286
流浪的一年/288
脆弱的生命/292
侏子们/294
死去的城/296
祖国的怀抱/299
悼王鲁彦/301
不眠的夜/303
怀念萧珊/305
我们从国庆盛典谈起/309

社会给我上的第一课/311
余山寻梦/314
灯下忆旧/316
我学太极拳/319
悼念朱雯/322
初识巴金/328
忆靳以同志/330
纪念钱锺书先生/333
赠书记 /336
悼念范泉先生/338
我去看望了施蛰存先生/340
磨砺/343
回忆诗人辛笛同志/351
韦泱：编后絮语/354

短篇小说

不 等 边

她走在甬道上，慢慢的，头是低着，好像是在想什么。然而一看到她面部的表情，便可以证实她这时的心境是很恬静。几乎是每天，她总在晚饭过后在此散步；如今正又是傍晚，红霞辉耀在天空的时候。她走到两行冬青树之间，从树梢头，抬眼望着天。西南角上，现着彩云片片，那颜色简直没有适当的名称去形容。这光景，大概表示着夕阳将去时最后的留恋吧。她不觉面上飞浮了微笑，随手摘下了一片冬青树叶，双手玩弄。偶然又抬头，晚霞已隐去几片，临去的阳光射在她面上，虽不娇美到什样，但双眼是妩媚的，似乎蕴藏着不可知的神秘。

“我给你一样东西，但你先得告诉我听……”从那边走来了她的女同事永，见了她笑着说。

“给我什么？永，你又来骗人，我不相信。”她立定了，右手托着头，头在摇动。“真的。你不信，那就不要好了。”永故意将两手放在身后，慢慢的走过来。“知道了，信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要告诉我，这是什么人？”永伸过放在身后一只手，果然是一封信。

“先让我看了，然后告你，好不好？”莲一面接了那封信，拆开来读。

“给你看了吧，用不到我来告你，总之，是我的朋友就是了。”她将看完的信授过去。

望着永移动的视线，她笑着掠好被风吹乱的头发。“还没有完？”她说。

“看完了。”半晌后回答。

“你怎么会和他通信？到今天我才知道，也不告诉我一声。”永带着兴奋和怀疑的神情。

“又要大惊小怪来了，才这学期起通信的，我佩服他的天才，我欢喜和他通

信。”莲的态度很自然，拿过信来，放进信封里。

她们并肩慢慢的走，暂时是沉默。莲回头看看天，天空已一片碧蓝。

“莲，你和源近来怎样？我不大见他有信来。”

“大概他近来课忙，我是不赞成荒掉功课写信的；可是他时常误会我的意思。”

“他至少是你三年的老朋友了，他或许很爱你呢。”

“是的，他曾屡次表示过，可是终究太单方面了，其实他是不十分了解我的。我在某一时期，听到爱就讨厌。几次我对他说，我不懂得恋爱，世界上或许有很多的事，比这个重要；并且我常用友谊的态度来鼓励，希望他成为一个有为的青年。无论如何，他大概不会把恶意对我，所以用诚挚的友谊来对他是可能的。待朋友我全都如此，你就是我多年的老友，也许能信任的。”

“莲，我真难为情，和你在一起，相形之下，一切都差得骇人。”

“你又要来了，永，我最不欢喜听你说这套老话。我哪里会比你好？总是不肯用功；思想方面，或许是矛盾得可笑。”

夜幕罩下来，天空换上了浅灰色，有几颗很小的星星，闪动它微淡的弱光。清风吹动树枝，簌簌作响。她俩的背景，于模糊中在甬道的尽头消失了。

依然是景色明媚的春天，它已完全带来了宝藏，给予人间所有春天能开的花，都矜夸地展放着，黄莺这枝栖到那枝，享够了艳福，尽情地唱着胜利的欢歌。她将到荷池的门口，反而迟疑起来，似乎不敢进去；因为和一个未曾一面的人约会谈谈，这还是第一遭。可是鼓足勇气，她终于走了进去。

她不常到这里，所以今天游人之多，好像出于她意料。走过一个六角式的门，在人丛中发现了永和另外一个朋友琴坐着，她很奇怪，怎么她们凑巧也在这里。她加紧了步儿笑着说：“你们怎会在这儿？”

她们似乎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同时回过头来，看见是莲，便离座迎过来，说：“莲，你也来了，怎又想到这里来的？”

“那么你们为什么来呢？”她笑。

“琴一定要拉我来，我倒走得很疲乏。”

“我来，当然是玩玩的，而且我知道你们在这里。”

她们走到靠荷池在凳上坐下。她看看手上的表，已是四时三刻。尽日光所能到的地方都看遍，各式的脸，没有一个熟识；在许多不熟识中间，要找一个约会

着的不熟识的人，似乎是一件难事。

——自己因为做毕了课务，才到迟三刻钟，或者他也有了事，须耽搁些时候；也许他在里面，是的，他只有一个人，服装我是知道了的。她想，眼睛望着进口那条路。

“我们到各处去走走，好不好？”她对永和琴说。

依着次序，她们说说笑笑的走。她细心看各处经过的人，然而总是两个三个一同坐着或立着的谈笑，没一个现出期待的神情，而且她可断定这中间没有自己意想中的那人。几次想告诉她们，可是到底没开口。

她失望。准备好今天能和敬佩相爱而未一面的人谈谈，结果是如此，但一想到见面原没有什么意思，也就并不什样地不自然。

这时游人已回去了大半，才使荷池清静了许多。永已说了几次要回去，她们便慢慢的走出大门。莲频频回首的望，虽说不至于难堪，失望终究是失望了。一只小鸟在树枝上清脆的叫，她两次回头去笑笑，为什么要这样，自己也不知道。各人带着不同的心情，在夜色中走着同样的路程。

莲有时很沉默，可是对人说话时，总是带了笑容，活泼起来，看她很有兴致的。在她的言语举动上，被人说是很“温雅”；然而谈论起一件事来，似乎又是很激烈。她也许没幽雅的美，或是妖媚的美，自有她动人的风韵。她不做着恋爱的甜梦，有时她认为现在很多人谈的恋爱太肉麻。源是三年前一位女友介绍的，他很爱她，她知道的，虽然也说起过，但总觉得有一层薄膜隔着。斐是一位年轻诗人，至少在她看来，他的天才是值得拜倒的，她用了钦佩和敬仰的态度，两月前起和他通信。

然而情爱是天赋于每个人的，当他说起爱慕她的时候，她心弦起了振动。从此他俩都倾吐着未曾吐露过的深情，渐渐的，这一对年轻人在远隔百里之外，体会爱的滋味，而并不使他俩感着远居两地的不快，依旧同样地兴奋，努力于各人的事务。今晚的天色很阴沉，她穿了夹衣，还觉得有些冷意，便顺手拿一条薄围巾，加在身上。电灯光照到她的脸，她是在沉思；右手提笔在纸上移动，写一首小诗。她忽然放下笔来，又想到方才和永的一段谈话：

“莲，我要对你说一件事。”永似笑非笑地。

“什么事？快说。”

“我的一位亲戚要想介绍你给一位×君，听说是很好的。”

“为什么会想到我？”她奇异地问。

“前次那位亲戚曾看见你，以为你很好。她已对我说过许多次了，说是×君的家庭又怎样怎样的好。今天我去，又向我说，实在没话回她。我问你究竟愿意不愿意？”

“永，我想不必多此一举吧，虽然朋友是社交性质的，不必问同性或异性；可是令亲既然这样说，当然还含有别的用意，那我是怕的，实在，我觉得少一事总好一些。”

“是不是因为追求你的人太多了？”

“这倒并不是，根本谈不到追求。我是不值得人家所追求，也没人来追求，不过，我觉得那种事有些讨厌。”

“好，那么我照你的意思去说。”

“.....”

这时她抬起头来，左手支颐。窗外细雨依旧，风声较前又响了些。她提起笔又写，面上时时露出不同的表情。写完了，自己读一遍，随后伏在桌上，合着眼默想一回。起身来将纸笔放入了抽屉，走到窗边，雨是下得更大了。她轻声唱着一首歌，渐渐的，那声音稍微响起来，然而，终于消融在急滴的雨声中了。

“为什斐会那样感动我？以前听到谈爱便憎厌，有时人家在说，我只不负责任地加上几句，或者说是开玩笑。斐那样诚挚的爱我，我相信是出乎真情的；我也爱他，他或许能见到我整个的心。一次曾约略说给永听，她警告我须留意些，说男子大多没有真心，容易上当，但我至少认为斐不会这样。我像小孩子般的倾吐给他纯爱，到底什么原因，自己总是找不出。大概所谓诚挚的爱，就像我一样，连自己都不会知道原故的吧。”她一个人常如此想。

“但是恋爱究竟是什么滋味？甜的，苦的，酸的，还是辣的？有人说爱是一杯苦酒，那么该是苦的；然而我以为这中间各种味儿都有。”她有时自己问，终于自己作了答。

人海中，幸而没有怒浪兴起，微波也免不掉的。她算是临到了风波。

最近，源表示似乎向她求婚，这问题使她十二分不安。自然不愿允许，明知拒绝了，他要什样地难堪痛苦，而事实又不容她不如此做，终于小心翼翼地写了一封和婉的复信。几天后她读到源的信，请她郑重考虑，不使他绝望。她拿了信

笺，茫然地望着，将它放进封套里，又抽出来，眼睛却没去看。

——我不愿有人为我而痛苦，但现在却是如此了，自己真不值得人家爱怜的，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除他痛苦？上回我信上说：“人生只好比戏剧而已，有些时候，的确不能过于认真……”但便因了这几句话，他发过许多牢骚，其实就是骂我……啊，观点不同……假如自己心肠硬，便从此断绝；可是他又无辜，真没有方法想——她想，兀自目不转瞬地，晚钟洪大的声响，将她从凝思中惊醒。

春已深了，是恬静凉快的一个清晨。她立在卧室外的走廊上，抬头看天色，的确找不出一片浮云。太阳射着炫目的红光，好像表示它的兴奋，努力的赶着前程。她今天起得那么早，望这景色，露出狂欢的神态。

“昨夜两次从梦中醒来，一共怕只睡了四小时。今天大概很冷吧。”她自言自语地。

料理好一切，接着就出门雇黄包车，对车夫说明了到荷池，便跳上去。明知时间还很早，可是总希望他跑得快些，又不敢催，似乎怕车夫疑心。

——这样早的清晨，荷池不会有游人的。这回他总不再像上次的了。或许他已等着，即使不，大概也就会来的。啊，我们还没见过一面呢，然而不要紧——重复想了两三遍，车子已停下来，她定神一看，荷池已到，心就跟着一跳。

跨进门，尽是向里走，不看见一个人。转弯，到假山那里，看见小桥上有一人，她放慢脚步仔细看，依旧见到后侧面的部分。

——是的，一定不会错。虽这样想，心跳得连自己也能听到了。

桥上的年轻人终于转身过来了，她欣喜而又惶恐地停了步，立刻仍走上前去。那年轻人也现着同一的神情，迎上来，而且说：

“可是莲？”

“是的，你是斐？等着几时了？”

“才一会儿，我们到那边茅亭里去坐好不？”他望着她。

“先在这里走走，等到要坐的时候进去不好吗？”

于是他们走向桥左的空地上。

“近来文章写吗？”

“实在内心不需要写，尤其是不会写。”

“我不相信。你前回寄来的，不是很好吗？”他笑着。

“我也不相信你的话。”

“真的，我希望你多写些文章。”他心里有些紧张。

“……”

他们走进那个茅亭，但并不即刻坐下来，面上是一样浮着微笑，心头又一般的突跳。

“坐吧，一早来，你怕已力乏了？”他将手里的帽子，放在小桌上。她仍然笑着，并没声音。各人就身旁的座位坐下，成一个斜角。

“你想象中，我就是这样吗？”她问。

“无论如何，我以为要大一些。”

“为什么缘故？”

“原因倒也并没有。你想象中的我呢？”

“我不会说。见了你，似乎就是我所想象的。好像已见过你，那便是我想象所幻成而留下的影像吧。”她说完了，看着对面一排树。

“有些人也许要以为好笑，到现在我们才见面，其实我倒以为并不，因为从你的信里，我已知道你一切，我肯定已是了解你的，莲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以为这样来得好。这次又是很别致，清晨，多么幽美的清晨，而且是晚春。斐，我们不会忘记这一次吧？”

一只蝴蝶飞进来，绕在他们四周，飞得高了些，又出去了，他们跟着它将视线移动。

“莲，对于你，我不自知为什么就这样倾倒？为什么我爱你，莲，你给我说。”

“你问我吗？那么，你该先说，我为什么小孩子似的爱你的？好不好？”

他们都笑了，轻微地，半晌，他说：“然而什么叫做‘人’？‘人’就这样子吗？”

“‘人’吗？‘人’是地球上的一个小动物，对于其他的动物，都很残忍。地球是太阳系中一点小微尘；我们这太阳系在全宇宙中，又是很小的几粒微尘而已，那么‘人’是什么呢？不过一切是相对的，我们就照信上互相鼓励的话去做一个‘人’吧！含有哲学意味的话我谈不来，只好像小孩子讲故事般来说笑笑话了。我知道你又快会说出感伤的话来，但我不许你说，斐。”她是有劲说着，显出亲热的神气。

太阳已慢慢爬上来。

“近来我在写几篇诗剧，实在思潮汹涌得了不得，可是结果能不能写完，自己

也料不到。”

“真的吗？那我希望你早些脱稿，因为我欢喜读。”停了一分钟光景，她带笑地继续说：“我希望你写一篇诗剧，将我也写在里面。丑的，愚蠢的，有时都该描写，那你一定这样做好吗？”

“你以为自己是如此吗？那太没自知之明了。”他也笑起来。

他看表，离八时还有二十分。

“你这次回来后，要到暑假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但你可有机会到S城来？”

“恐怕是没有吧，这次几时动身？”她有些踌躇。

“今天，这里的第一次车。”

“才昨天回来，就要去吗？离现在还有几个钟头？”

“两小时光景。”

“还想到别处去吗？或者回家去？”

“要回去拿点东西，我们这样匆促的一次约会，真使我难过的……”他凝视着她。

“但是今天以后还有许多日子，斐，那么大家走吧，我又心跳……”

“莲，……”他声音很轻，而且有些颤动。

荷池依然寂静得没有一个人，小鸟在唱它的歌，尽情地不休，似乎想送到方才两位青年的耳朵里，叫他们再来。

他们在回家的路上，细细回味她的语言以及举动，又回忆她信上每一段的话，似乎感到一种什么样的满足。

是一星期后的晚上。

傍晚的天色，仍是那么富有诗意，只不见她在甬道上散步，原来已病倒在床上了。今天寒热比前两次厉害，脸色绯红，眼睛水汪汪地。她屡次想喝一口茶，可是许久卧室里只一个人躺着，自己实在不能坐起身，虽是茶壶杯子都在床前凳上。于是她流泪。

房门的拉手响动，随着脚步声到了床边。

“谁？”她向着里床的脸转过来。

“是我，莲小姐。要喝茶吗？这里有两封信。”是女仆的声音。

“你倒一杯，我热得头昏。信给我看。”

她从女仆手里拿过信来，知道一封是斐的，另一封是源的。顷刻几种不同的情感，占着她的心：她知道斐已得了自己病的消息，不知是什么样的着急和担忧，或许这信封里的信笺曾滴上过他的眼泪；然而接到他的信，又感到每次经验着的欣喜；可是源，几天前复了他再次要求的信，这次……她委实惧怕了。终于兴奋地拆开斐的信，除了信，还有一篇长诗。她侧卧了，两手捧着信笺读，她笑，无力地，一口气看完，手很酸了，将信放在枕边，闭着眼。这时，她觉得斐就在面前，甚至在抚慰自己。

女仆拿着茶杯，见她专神看信，不便开口，又见她合上眼，怕是力乏了，仍不敢响；然而终究换了一杯，轻轻地说：

“莲小姐，喝茶吧。”

她睁开眼，抬起头，用手支持了身体，凑近茶杯喝两口，头又着了枕，眼前觉得一阵黑。“你下去吧。”她说。女仆便倒去了喝剩的茶，轻轻地走去。

她又拿起诗来读，看到一半，满含泪珠的眼，实在看不清纸上的字迹，而泪是滴滴地在流下来，着在枕上，她自己听到细微的声音。将手帕拭了泪。又往下读去，然而诗中的热情酸痛，怎能抑制她眼里的泪淌下来。她右手拿着诗笺，任热泪在脸上纵横。忽然她兴奋地坐起来，坐起身从床侧台子的抽屉里，拿出一张小照。躺下，睁了泪眼对照片望着，她又听到自己泪滴到枕上的声响。然而她微笑了，喊着：“斐，我的……我的斐。”声音是轻的，而笑却自然又天真，转身将照片放在信上。

毕竟太兴奋感动了，她觉得头是昏昏然。想着源的信，休息一会，又拆开来，勉强支持着读，眼睛没有神，手也有些摇动。忽然她睁大了眼，似乎要特别看得清楚些，顷刻泪像潮涌地，眼合起来。

“他说因我而病了，但他以为我是什样卑鄙的女性呵，我对不起吗？然而……”声音低下去，捏着信笺的手横在床口。显然没有受她自己神经的管束，信笺落在地板上。

天空退尽了红云，夜爬上来。这卧室的灯光，射在莲还发烧的脸上；头发错乱地散在枕边，手还横在床口。